

桑榆晚情

多才多艺的快乐老人

□记者 杨柳 文/图

说起来，68岁的徐兆友算得上西工区军龙苑小区的名人。他的爱好非常广泛，不但跳拉丁舞、玩鞭陀、吹口琴、打快板样样精通，还会画画、篆刻、修钟表，更是抖得一手好空竹。他抖空竹还到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现场，并捧回一块金光灿灿的大奖牌。

“我的爱好中，还有不少是冷门。”徐兆友说。每天出门，他都要随身携带两个超大旅行包，这两个旅行包是他的“百宝箱”，里面放的全是他的宝贝：有长达5米的双鞭，还有陀螺、空竹、口琴……拿起每一样，他都能耍得有模有样。

勤学不辍，练就绝活

“老徐，给我们吹一个吧！”每天只要见徐兆友下楼，街坊邻居就想听他吹奏一曲。老徐也不推辞，拿出口琴，不管是曲调欢快的《九九艳阳天》，还是婉转悠扬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都能博得一阵阵喝彩。

“这口琴，我都吹了50多年啦！”徐兆友说，他从小就爱好文艺，但家里穷，买不起别的乐器，这口琴物美价廉，才买了一个。买回来后，徐兆友整天琴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没人教，他就自己琢磨；没曲谱，他就自己编着曲子吹。如今，这口琴已陪伴他走过了大半生。

不但会吹口琴，徐兆友还会拉手风琴，这也是他无师自通学会的。他清楚地记得，那是在1975年，一台手风琴要500多元，可他一个月的工资才70多元。买还是不买？他为难了。最后，爱琴如命的他还是咬咬牙，花掉7个月的工资买回了一台崭新的手风琴，每天吹拉弹唱，乐在其中。

现在，他还练就了一个绝活，就是一边吹口琴，一边拉手风琴，着实令人惊叹。

抖起空竹，虎虎生风

“抖空竹是我的最爱，一天不抖两下我就难受！”徐兆友说。说话间，他已经拿起空竹表演起来。



抖空竹让徐兆友感到快乐。

嗬！这小小的空竹竟让他玩得花样百出。只见他时而提拉，时而抖抛，空竹一会儿高过头顶，一会儿穿梭腿间……

据徐兆友回忆，2002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看到别人抖空竹，感觉眼前一亮，从此迷上了这项运动。抖空竹不容易，起初他不得要领，动作不协调，失误很多，空竹不听使唤，常打到他的身上、头上，受伤是家常便饭。有一次，他练抖空竹把脚踝碰伤了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；还有一回把颧骨打破了，差点儿破相。别人都替他担心，可他自得其乐，一点没觉得疼痛，还是继续玩。

8年来，他每天都要雷打不动，坚持抖上两个小时的空竹。遇到下雨天，他就在家里玩，家里抖不开，他就徒手练动作。他玩抖空竹达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不管走路还是吃饭，

有一点空闲都要想动作怎么练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通过勤学苦练，徐兆友的空竹越抖越好，在洛阳空竹圈里渐渐有了名气。2007年，他还代表河南省队，一路抖上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赛场。他和队友们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评委，一举夺得了金奖。

除了这些，徐兆友的拉丁舞也跳得有模有样，太极拳也打得有板有眼，篆刻作品还经常在小区内展览。

“我这些爱好加起来，有十五六种吧，每天玩一样，半个月不带重样的！”徐兆友笑呵呵地说。对一切事物保持孩子般的好奇心，是他健康快乐的最大秘诀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有了这些爱好，我的晚年生活才过得如此丰富多彩！”

沧海一粟

我心中的王善人

□刘国珍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我在市文化宫偶遇50多年没见的小学同学，故人相见，分外亲切。谈话间我问起他的父亲——家乡当年远近闻名的王善人，他说：“老人家已在1980年去世了，谈笑之间，头一低，身一歪，溘然长逝。”

王善人名仓，字朝举，是一个诚实地道的农村人。民国初期，他在冢头镇开办烟行。冢头镇是我的老家郏县的四大镇之首，当地盛产烟叶，王仓家是小镇上的富裕人家。

王仓乐善好施，扶危济贫，远近闻名。我听父亲说，民国十八年（公元1929年），附近的兰河发大水，很多人被卷入洪水。落水的人生死不明，岸上哭声一片。这时王仓赶来了，大喊：救出一人赏大洋3元，捞一具尸体赏1元。此举大大地减少了洪水带来的伤亡和损失。

民国三十一年（公元1942年），当地大旱，麦子大部分绝收。第二年夏天，我7岁，正和小伙伴们在村头玩耍，突然天色灰暗，黄风骤起，霎时蝗虫漫天，所过之处，植物全被吃光。我家14口人，一口大锅煮饭，每顿只下一碗面，饥肠辘辘的我只好跑到镇上外婆家去找吃的。

外婆家在镇西头，不远处就是兰河大桥。桥边有很多头大颈细、面黄肌瘦的流浪小孩，王仓每天亲自带人给这些孩子每人发放一个热馒头，我看着都眼馋。后来王仓把一些无依无靠的孤儿收容在一起，在镇北的一个空园子内立灶养起来，并赶赴周口购粮备用，前后共收容孤儿32名，因此善人之名传扬开来。

民国三十三年（公元1944年）5月，郏县沦陷，土匪遍地，民不聊生。次年8月日寇投降，郏县光复。王善人联合其他人，在冢头镇西寨创办了黄阜中学，为当地学子办了一件大事。1946年，王善人主动交出58亩良田，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，为土改带了一个好头。

1951年，王善人为速成识字班捐助了笔墨纸砚和照明汽灯，抗美援朝时，又捐出现金240万……他做的善事不胜枚举。1952年后，我初中毕业到外地求学，王善人就逐渐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我从外地回到家乡行医，又见到了王善人。当时他头戴高帽，手掂铜锣，边走边敲，游街示众。路边群众无人讥笑，反而投来尊敬的目光。他被造反派批斗后，停发工资，遣返回家，生产队安排他到磨房磨面并在夜里看管牛棚。

1971年，国家为王善人平反，并补发了工资。当年西寨一队麦场失火，损失惨重，王善人雪中送炭，用补发的工资购买了5吨化肥支援一队，受到群众的称赞和上级的表扬。

生产队磨房附近有一个废弃的窑洞，王善人嘱咐子女说：“我死了以后就把我放在窑洞里，窑门用砖一封就行了，不占用耕地。”在那个盛行“入土为安”的年代，能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，实属难能可贵！

比起那些享誉海内外的大慈善家，王善人是微不足道的，但他们的善举意义相同。人们常说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如果人人向善，则社会和谐，百姓幸福，世界会变得更美好！

闲话茶馆

□张口笑

晚年三老是三宝

人生在世，不管年轻时是风风火火、风风光光，还是平平淡淡、平平常常，总有年老的时候。到年老无用时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老伴，没有几个知心的老朋友，没有一点生活必需的资金老底儿是不行的，这三个方面，可称为人生晚年的“三老”。

人人都想有幸福的晚年，都想有不离不弃、相濡以沫的老伴。没有老伴，人的晚年生活会很孤独；而有了老伴，两个人可以共同回忆过去，说笑之间益寿延年。

对老年人来说，儿孙都在忙事业，不可能天天陪着你，那么朋友就必不可少。老朋友是人生的一大财富，是晚年的精神寄托，是生活快乐的源泉。没有朋友，老年人只能呆在家里过单调的生活，终日无所事事；有了老朋友，则可以一起谈天论地，可以一起旅游，做老年人喜欢的一切事情。老年朋友相互之间配合默契，在一起常能保持心情愉快。

要想晚年幸福，一定的积蓄是必不可少的。为了安度晚年，年轻时就必须勤俭节约，精打细算，否则到老年时一贫如洗，幸福和快乐就无从谈起。如果有一些积蓄，衣食无忧，小开支不用向儿女开口，就能够独立自主生活，心情舒畅养老。有一些老人，平时一点点零花钱也需要向儿女们讨要，有时又不好意思张口，就会心力别扭，影响健康。

所以说，人到晚年没有“三老”，就没有幸福可言。有了“三老”，就是拥有三宝，就能够安度晚年，健康长寿。

家有孝女

儿媳胜过亲闺女

□符号

我和老伴只有一个儿子，没闺女。没有闺女，就意味着没有“贴身小棉袄”。不过，俺老两口一点儿也不失落，因为俺有一个比闺女还孝顺的好儿媳。

以前，我也设想过如果我有闺女，也有儿媳，那到底应该对谁最好？答案是：聪明的公婆一定要对儿媳好，因为闺女再好也不能像儿媳那样，成年累月地守在身旁，真正赡养公婆的是儿子儿媳，闺女仅是蜻蜓点水。因此，早在儿子结婚以前，我就对老伴说，将来咱当了公婆，一定要把儿媳当亲闺女对待！

可能是俺老坟上长有幸福草，也可能是俺老两口积了德，娶到家的儿媳不光看着顺眼，而且这“闺女”心眼很好，有文化，又善良，好性格，很勤快，很知道关心人。她上班离家远，清早先起来把饭做好，再给我们把饭一碗一碗地盛上，然后才去上班。下班回来，还要买些肉、菜、水果带回来，和俺老伴争着做饭。她那勤快劲儿、孝顺劲儿，真是让俺老两口没啥说的。

我患有风湿病，冬天一到晚上，儿媳总记着烧热水让我泡脚，并且要把热水倒在盆里端到我跟前，等我泡完脚，再把泡脚水倒掉。说实话，我儿子还从没这样伺候过我，儿媳的孝顺让我很感动，又很不好意思。儿媳对家里每个人都这么实在，老伴过意不去，就对我说，平时看儿媳需要添置什么东西，我们替她买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就悄悄给儿媳买了一辆电动车。

2009年10月，儿媳生下一个女孩儿。她好像觉得违背了我的心愿，怕我会



文图无关

因为生个女孩儿而不高兴。其实，我当了爷爷，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会不喜欢自己的孙女呢？

我的身体不好，有时需要住院。这种时候，儿媳就特意请假给我做饭、送饭。我在家养病时，儿媳就为我买药、配药，并为我倒好开水端到跟前。儿媳知道我爱好摄影，看到我原来的相机落伍了，就花近5000元钱给我买了一架新的数码照相机，给了我一个惊喜。

冬天到了，儿媳从不忘给俺老两口买棉衣，夏天，她就给我们买单衣，却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。儿媳的穿戴一向很朴素，虽然她才29岁。这个80后的年轻女孩子对公婆如此孝顺，俺老两口常对人说：儿媳真是胜过了亲闺女！